



真实的故事

趙 尋 藍 光 著

湖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真实的故事

赵寻 藍光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9年·武汉

真实的故事

趙 寻 藍 光 著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武汉解放大道332号)

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新出字第1号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武汉市国营武汉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1/32 • 4 • 7/8 印張 • 99,000字

1959年9月第1版

195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1—7,000

統一書號：10106 • 347

定 价：(8) 0.40元

內容提要

这个特写集子，共收有十三篇人物特写，大都是作者近两年来写作的。其中“武鋼工地上的一面紅旗”，写的是全国知名的武鋼楊德重小組，在党的领导下，大鬧技術革命的故事；“由文祥办学記”，写的是武鋼工人由文祥同志創辦业余技术学校，大量培养技术工人的故事；“两个青年电焊工”，描写了出席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設积极分子大会的武鋼厉煥波小組的先进事迹；“紅色徒工組”，表現了一群徒工工作不講条件，劳动不計報酬的共产主义精神；“一个高大的人”，頌揚了麻城县的光輝旗帜傅兴貴同志高貴的共产主义品質。在其他八篇特写里，作者也热情地歌頌了許多先进人物，描繪了他們的新的精神面貌。

目 录

武鋼工地上的一面紅旗·····	1
一块磚·····	27
生命的光輝·····	33
千里姻緣一綫牽·····	40
紅色徒工組·····	46
两个青年电焊工·····	56
由文祥办学記·····	72
苏区行·····	94
一个高大的人·····	102
一堂生动的党課·····	109
生活的开端·····	118
工厂才是家·····	139
老工人范东科同志·····	144
后記·····	151

武鋼工地上的一面紅旗

——記大鬧技術革命的楊德重小組

一九五八年的“七一”，武汉市响起了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的進軍號，在數千人的進軍大會上，緊接着市長致詞以後，第一個上台發言的是個身材並不高大，體格却很壯實的人，從棕黑色臉上滿布着飽經風霜的皺紋和頭上花白的頭髮看來，已經是五十開外的年紀了。看他揮動着粗大有力的手臂，聽他樸實無華、帶着某些專業辭匯的語言，就能知道這是一位久經勞動鍛煉的老工人。他是誰？他就是全國知名的抹灰小組，武鋼工地上的一面紅旗——楊德重小組的組長楊德重同志。

就是這個小組，五二年以來先後創造和改進了二十二種抹灰工具，制定了一套嶄新的操作程序，連續四十四次被評為先進單位。就是這個小組，戰勝了種種困難，創造成功了“三用噴漿機”、“灰漿輸送泵”，鋪平了抹灰機械化的道路，使工效由每天二十八平方米的国家定額躍進到每天一百四十平方米，而成本比手工操作降低了69.6%。就是這個小組，試驗“壓力灌漿混凝土”初步獲得成功，為建築工程的技术革命

打开了大門，这一改革不仅大大节约了国家的投资和劳动力，更大大加快了施工的速度，将給建筑工程带来重大的影响。而这个小组全组仅有十二个工人，其中六级以上的高级技工不过三人，工人的文化程度大多在初小三年級左右。他們却敢想敢干，不在困难面前低头，坚韧不拔地大鬧技术革命。

“第一步真难迈呀”！

抹灰这个工种，大概从魯班祖师爷傳下来就是这样一抹子一抹子抹的，从来沒有人想到要去改它一下，楊德重曾經也是这样。解放以前，累死累活的，一天做的不够一天吃的，楊德重成天价汗水、泪水和着灰浆水一块儿往墙上抹，那有心思去想什么改良工具。解放以后，楊德重拿起了多年沒有拿起的抹子，象看見亲人似的，他只想多卖点气力，多抹它几平方米，也沒有想到过要从工具上打主意。可是，一个人累得腰干直不起来，手腕酸得拿不住抹子，一天頂多也只能抹个八、九平方米，而工程任务一来就是几千几万平方米。領導上急得只搔头，来找楊德重商量：“楊师傅，你人头熟，能不能給找些工人来？”楊德重四处打听，找来了几个同行的，可几个人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工地主任又来 找 楊 德 重：“楊师傅，还是自己想办法吧，你們老师傅多辛苦点，咱們多召几个徒工。”可徒工召来了，一时又頂不上用，檐灰綫，做窗台……这些技术高点的活非得等老师傅做完了，他們才能插得上手，老技工又少，工程还是蝸牛似地往前爬。

五一年，瓦工苏长有小组創造了“三段砌磚法”、“双手挤

浆法”，砌磚工程的速度大大加快。可是，牆砌好了，沒有門窗，一所一所樓房立在那兒象沒有長眉眼的人一樣，木工一看着了急，出現了個謝萬福小組的“大流水作業法”，趕上了砌磚的速度。可是，房子蓋好了，門窗安好了，抹灰又跟不上進度，工程還是交不了工。看着一堵一堵沒有抹灰的牆，就象沒有梳洗打扮的姑娘，抹灰工心里也着急。楊德重看看工地主任的臉色，就知道領導上也在為抹灰的事傷腦筋。

這一天，下了班，他找上了老朋友肖師傅：“……不行呀，老肖，咱們抹灰工落在後頭了！”

“不要緊，打它幾個連班。”

“光打連班不解決問題，累死你也就多個十平方米二十平方米的，這不是常事，人家一來就是加一番。”

“那你說怎麼辦？”

“得改進工具，這抹子不行了。”

“什麼？你要扔祖師爺傳下來的飯碗子？”

“這玩藝不趕趟呀！”

“幾千年來，多少精巧的活兒都是這玩藝做出來的，你就看不起它！”

“咱們不能為這祖傳的玩藝耽誤了工程進度。”

“那你有什麼高着？”

“我就想找你來合計合計……”

“老楊，咱們是工人，就凭手藝干活吃飯，有這工夫多抹它几抹子，別想那些邪門歪道……”

“老肖，咱們是工人，工人是國家的領導人，要拿出個當家作主的样子，人家蘇長有、謝萬福能干的事咱們也能干！”

“你別跟着他們去趕時髦，他們那長不了，你沒听工人們背後怎么議論他們？”

“那些人都是思想落后……”

“那你也進步去吧！”肖師傅提起飯盒，甩手走了，兩人談得不歡而散。

楊德重並沒有灰心，小組里還有些“少壯派”“革新派”是同情他的。經過大家的研究，終於創造了個“雙手托灰板子”，用這種新工具可以一抹一大片，工效提高一倍以上。領導上很支持，要大家來學習推廣，讓楊德重來表演給大家看；大家看了反映很冷淡。有的當面諷刺：“這是什麼高着呀，楊專家？”有的組公開拒絕採用，把新工具往楊德重面前一扔：“這是他媽的什麼新工具，純粹是累死人的家什！”有的背後謾罵：“楊麻子不死，我們的生活就沒有個提高！”“他的新工具一搞出來，定額就往上漲……”有的大技工反對：“有這玩藝還要我們干什么，多大技術也顯不出來呀！”在自己小組里這新工具也使不開，楊德重想找肖師傅去研究研究，肖師傅說了句：“這新工具不錯呀……”拿起他的抹子干活去了。幾個擁護的人有的也動搖了：“使這玩藝是沒有老抹子順手，真够累人的，還是算了吧！”剩下楊德重拿起那個新工具獨自出神。

“這第一步真難迈呀！”楊德重心里想：“可是，明明看到新工具比舊的強，為什麼他們就不肯使呢？老工人可能是使舊工具使慣了，一時換不過手來，我就找些青工來訓練，拿實際效果來影響他們。”於是，他決定從這方面來試試看。

那時，公司里有個副工，叫潘俊，頂精干的小伙子，就是脾氣燥，愛跟人干仗。有一天，楊德重走過他房門口，

看見小潘一個人躺在床上：“小潘，你怎么沒有上班？”潘俊話沒出口，眼淚就快掉下來了：“沒有人要我……”原來因為他總愛跟人扯皮，吵鬧，誰都嫌他，撥那組那組打回票。“沒有人要？我們要，下我們組吧。”“楊師傅……”想不到吵嘴打架頂厲害的個小伙子，竟感動得流起淚來。

楊德重找到了韓隊長，把要調潘俊的事說了一遍，韓隊長說：“你知道潘俊是個什麼樣的人，到那組那組不要！”“不要緊，我們能幫他轉變……”張會計也在一邊說：“你能使他轉變了，我請你下館子。”“好，一言為定。”楊德重就這樣把潘俊領來了。

一來，楊德重先找潘俊談了回話，約法三章：一、不許同人爭嘴打架，二、做工要听指揮，三、要學習使用新工具。交換條件是不叫他做副工了，楊德重收他做徒弟，教他新技術。老楊再三叮囑小潘：“師傅領到門，修行靠個人，”成不成得了人就看自己了。小潘歡天喜地接受了條件，以後果然轉變了作風，手藝進步得很快。

小潘進組以後，不多天的工夫，一方面是他肯用心鑽研，一方面也是新工具比較容易掌握，他抹灰的速度很快就趕上了老師傅。有一次，小潘和肖師傅在一個工號里做活，小潘用的是新的“托灰板子”，肖師傅自然沒有把小潘放在眼里，可想不到下班的時候一看，小潘比他多抹了一半。他想挑點毛病，質量上也找不出什麼問題。心里想：今天太沒使勁，明天加點油，給點顏色他看看。第二天沒到上班時候，肖師傅就來了，這一天，肖師傅沒有顧上抽煙，連水也沒多喝，使盡了力氣，緊趕慢趕，到收工時一看，小潘又拉了他一半還

多，扔下抹子，肖师傅头也不回就走了。第三天，小潘仍然赶在肖师傅前边。下班的时候，杨德重来找肖师傅：“老肖，我老婆今天给我打了半斤酒，上我家喝两盅去。”两个老师傅一直谈到了夜深。隔天，小潘清早去上工，肖师傅比他来得还早，小潘找他的“托灰板子”，到处找不着，抬头一看，肖师傅正使着呢。肖师傅回头一看小潘：“小潘，你找什么？”小潘很精明，忙说：“我找提灰的桶，我给您提灰浆去！”小潘笑着跳着找杨师傅去了。

从此，新工具在小组里才打开了局面，大家再也不光是拚体力干活，都开动脑筋来捉摸改良工具、创造工具了，一个创造革新的热潮在杨德重小组掀了起来。他们先后创造了“双手橇线器”、“标准靠尺”、“标准窗框器”、“大三角尺”等二十多种工具，这些新工具的使用，打破了过去对技术的神秘观点，利用这些工具，小技工也可以干过去大技工的活，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大大加速了抹灰工程的进度，定额由五二年的八平方米提高到了五六年的二十二平方米。

小車不倒一勁儿推

五六年三月，重工业部召开全国重工业系统的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杨德重代表小组出席了。一到北京，遇着部里一位负责同志，抓住杨德重就问：“老杨，你还在使你那抹灰板子呀？”“还在使……”“人家建筑工程部已经在搞抹灰机械化，你那板板落后了。”不几天，小组从哈尔滨寄来封信，说大家正在讨论抹灰机械化的问题，并准备向大会倡议五七年实现这个规划，可是，组内有的同志信心还不很够。他把这事

告訴了那位負責同志，那位負責同志非常高兴：“你們这个倡議提得正是时候，快到大会上說說。”楊德重的倡議博得了滿堂的掌聲，楊德重小組要使抹灰機械化的消息大大鼓舞了全國的抹灰工，但是，楊德重心里却有点沉重。話虽然說出了口，怎么个機械化法呢？一点門路也沒有。他知道小組同志們肚子里都有多少貨色，這些連高小文化程度都沒有的人能創造機器嗎？但回過頭來一想，不機械化又怎么能行呢？國家的建設任務一天一天緊，按現在這樣的速度，什麼時候才能到社會主義呢？未必我們一定要把這些个破抹子破板子帶到社會主義去？楊德重參觀過不少工廠，看到那些開機器的工人，坐在那里把電門一開，自由自在地操作，那才象个勞動主人翁的樣子，可是，我們抹灰工，任務壓在肩上抬不起頭，整天累得腰酸背疼，不及人家機器轉兩轉……楊德重在北京回哈爾濱兩千多里的旅途上，腦子里反來復去地想着：困難是不少，但無論如何要機械化，這就是他最后的結論。

楊德重一回到家里，顧不上休息就馬上去找小組的同志們商量，大家的意見很不一致，徒工小范一听就高兴得跳起來：“我早就看別人開機器看得眼紅了，說什麼我這回非把這破抹子扔了……”

“扔了？你使會了沒有？你倒看不上它……”宋師傅对小范的態度很反感。

“別吹喇叭揚脖子——唱高調了，好好的灰不抹又想出花樣來……”孫樹林首先反對。

“只要有決心，那人家王崇倫，張明山怎么能……”

“楊師傅，”肖師傅把楊德重拉到一邊：“我們都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我勸你別跟那些年輕人胡鬧，要說改進個工具什么的，我看你還有個道道，要說整機器，那可不是我們這些人能干的，不說我們這些老粗，我問過工程師，他們也說沒門，說今天世界上還沒聽說有抹灰的機器。你看，任務這麼緊，倒不如抽出手來多干點活，不比搞這些玩藝兒有把握得多……”

王師傅也是個老技工，他可不同意肖師傅的意見：“怎麼不能搞，什麼玩藝也總是人想出來的。前年我們搞了個手搖抹灰機，雖然還有些缺點，就沒繼續搞，人家建築工程部的劉庭山把圖紙拿去，改了改，安了個馬達，聽說也搞成機器了，我們就缺少個堅持勁兒，我看，大家出主意，決心搞，也不能說就准不成……”

孫樹林一听提到前年搞手搖抹灰機的事就有氣：“王師傅，你还提那個手搖抹灰機呢！為那玩藝兒，咱們臉丟的還不够呀，錢花了不少，可做出來用不上，交倉庫倉庫不收，給工地工地不要，就得走那兒拉到那兒，叫人諷刺得沒法，只好拆下零件扔在床底下……這教訓还不够，还扯這一套”

“干脆！”小范也火了：“誰愿干，跟楊師傅干，誰不愿干，不干拉倒……”

楊德重想不到小組同志們的意見這樣分歧，在這樣混亂的思想面前他也拿不定主意，只有把這些情況向黨支委作了匯報，黨委書記找楊德重去談了話，決心支持他這一先進的倡議，并連續召開了小組會議，經過充分討論以後，大家統一了對抹灰機械化的看法。

小組同志們的意見虽然基本上一致了，但是，从哪里入手呢？开了多少次会也研究不出个結果来，結論总是这样：“大家伙留心在現場里看看机器怎么轉动，慢慢的研究。”有一天，楊德重在厂房里看見一个电工用电鑽鑽眼，又快又灵巧。心想：要是把鑽头換上个抹子，轉动起来不是也能抹灰嗎？他越想越入神，也想亲手去試試，剛一伸上手去，一下就被电吸住了，幸好旁边有个木工，用木棍把他的手挑开，才沒有发生事故。楊德重剛清醒过来，大家劝他回家去休息，他却象获得什么宝贝似的往小組跑去。小組同志根据他提的意見一研究，大家認為还是不行，因为电鑽只有轉力沒有压力，用力輕了灰浆粘不到墙上，用力重了灰浆又都甩跑了。但是，楊德重的鑽研精神却很感动大家。

第二天，徒工小范在現場看到水暖工洗管子用砂子噴，把气打进去，連砂子带鉄锈都冲了出来，小范一想：用这玩艺噴灰浆是不是也行呢？他赶紧回去找楊师傅，楊德重来一看，說：“行，有門儿！”叫快回去把小組的人都找来看看。小范一听一溜烟又窜回去了。

小組同志們看了都認為用这办法也許是个門路，他們把自己的想法和技术員談了，技术員搖了搖頭說：“你們还是画个图来吧！”画图對他們來說并不輕巧，可是，不画图又不合手續，合理化建議提不上去。没办法，楊德重只有用他那只拿过三十年抹子的又粗又大的手，握住那只又細又小的笔杆来画图，脑子里想出的形状，手上怎么也画不出来，就是勉强画出来了，自己看着也不象样，撕了又画，画了又撕，常常每天搞到十二点鐘以后，有时画得心煩了，就怨起自己的爹

媽来：“那怕你們給我多念上几天書呢，如今也不致作这么大的难呀！”他爱人怕他会搞出病来，总是把电灯关了要他休息，可是，她关了，他又把它开开，一連十几天，总算把个图紙画出来了，給小組同志們一看，还能看明白了。又动手做模型，用馬糞紙剪着粘着，用家里做鞋的“格楷”縫着补着，用秫藁搭着捆着……几个人把模型也做成了。該动手搞机器了，什么材料也沒有，机器原理、电工手艺，一窍不通，困难一个接着一个，但更叫人心煩的还是那些落后群众的議論。

有些人听說楊德重小組搞抹灰机器了，又議論起来：“这一回楊德重小組又要出新花样了！”

“楊麻子真狠呀，这一机械化就把咱們这行手艺全取消了，一脚把咱們飯碗子全踢騰了！”

“他們为自己出名，就不顧別人死活。”

“这一回定額不定又翻几番呢！”

“这王八羔子真害死人呀！”……

在馬路上罵，在飯堂里罵，罵得楊德重小組的人不敢在人前露面。老楊的爱人实在忍不下去了，来找楊德重：“你不能不整那熊玩艺？四、五十岁了，还叫人在背后罵娘……”

“讓他去得了。”

“你倒讓他去，我可受不了，好好有口順心飯吃，你就是个不安份，弄得大家反对你。”

“你知道順心飯打哪儿来，你想过我們过去吃榆树皮，吃糠窩窩的时候沒有？”

“这会儿日子好过了，你还折腾些什么？”

“这会儿日子好过了，想想过去受苦的日子，我就不能不

多卖点力气。光挣錢吃飯，我不比他們挣得少，可个个那样，多会能到社会主义？这会儿咱們多受点委屈，将来他們会知道我們的好处的。”

党委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立即对落后群众进行了教育，說明机械化不仅对国家有好处，也是为了工人的切身利益。又給楊德重小組調来了一个技术員和机械工。这一来，小組同志們的勁头更大了，沒有材料就发动大家去拆廢料，鉄板、橡皮管、廢螺絲、破鉄筒……都拣了来，就利用这些廢物，把一个破鉄桶东补西焊，終于制成了第一台噴浆机。

試驗的那天，參觀的人不少，党、政、工、团的負責人都来了，技术員陆进甫和楊德重小組的同志們都在机器旁边忙碌着，大家兴高彩烈地准备迎接这个經過千辛万苦即将誕生的第一个嬰兒。一会儿，馬达开动了，风泵的气不住地往鉄桶里打进去，十分鐘过去了，灰浆还没有射出来，大家正在着急的时候，突然轟地一声巨响，鉄桶的盖子崩开了，技术員的眼睛被打伤了，站在机器旁边的楊德重和小范噴了一身一臉的白灰水，象戏台上的曹操一样。參觀的人群失望地散去了。小組里反对的意見又起来了：“你看危險 不危險！”“我早就不同意搞什么机械化的……”“看他們还整机器不？”“这玩艺早晚要出人命……”

楊德重坐在旁边的一块石头上，看着这台經過多少个白天和黑夜制成的机器，象个受伤的人一样躺在那里。不，他想的还不是机器，机器失败了可以再制作，他想的是人，人的思想，剛剛在人們头脑中树立起来的对机械化的信念，这一次将受到多大的損害，想着想着，他用手掌狠狠地在大腿

上拍了一下：决定了，要坚持下去！我們的机器失败了，我們的思想沒有失败……一抬头，公司的齐工程师正在面前：

“怎么，灰心了？”

“沒有，就是不懂！”

“你們安了气压表沒有？”

“什么，气压表？沒有。”

“这样的机器沒有气压表怎么行！”

安了气压表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对风泵操作也沒有經驗。又一次，在試驗的时候，管子口被灰浆堵塞了，风泵仍一个劲在往里打气，三通开关上的一个鉄螺絲一下崩得飞了起来，正好打在楊德重的安全帽上，如果不是戴了安全帽，或者螺絲飞得再低一点，这次发生的人身事故就不堪設想了。就在这次試驗失败以后，老楊的爱人对他提出了警告：

“你还想多活几天不？”

“誰不想活……”

“那你就再別去試驗什么机器了。”

“搞到这地步撂下怎么成？”

“那崩出来的鉄玩艺不跟子彈一样，打在身上还有个活命？”

“我知道有危險，要說死，我这可是在旧社会里要死沒死了的人，要不是共产党，我也活不到今天，今天还活着，我就只有一个心思——小車不倒一劲儿推，不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为止。”

再苦再难，机器到底胜不过人的决心，还是那个破鉄筒，东拼西凑，左接右焊，終于，噴浆机初步搞成功了。虽